

艺苑人物

安住于温暖的生活瞬间

——追记《桑泉》杂志原总编王随生先生

□穆羽

随生姓王，满族后裔，临猗县政协原委员，文史馆员，《桑泉》杂志原总编。王先生长我30余岁，生得人高马大，圆脸阔嘴，高鼻大眼，常着中式装，穿圆口鞋，走路腰板笔直，说话声如洪钟。他出口成章，谈吐文雅，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，大家都喊他“老王”或“王老师”。叫他“王先生”，是我对他的专称。

1981年，我从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临猗县城双塔学校任教，当时写的一些小文小诗见诸报刊。闲暇之余，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，投稿到《桑泉》期刊。

真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一位“不速之客”专程到学校找我。见面后，对方哈哈大笑：“哎呀！这么年轻，还以为是个老家伙呢！你的小说，我收到啦！”

“你就是王先生！”我一阵惊喜。“还先生呢，我是随生，叫我老王就行啦！”

“不，我就称你王先生！”

“叫吧，叫吧，叫啥都行。”

他风趣幽默，亲切热情，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，我俩就这样相识了。

时隔不久，我被调到县政府编修县志，先生正好承接《文化志》编撰任务，我们的接触自然就多了。我俩在一起谈工作、谈写作，说“三国”、道“列国”，时事政治、逸闻趣事、鸡毛蒜皮无所不谈，真正成了忘年交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吃住都在机关，办公室也是宿舍。王先生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图书馆，他的书多且杂，两个大书柜、办公桌、床头床下、犄角旮旯，到处都堆满书刊。书中有政治、历史、哲学、诗歌、戏剧、经典名篇、外国文学……真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

最招人眼的是，王先生书柜上还放着一个颇有岁月感的柳条箱，且加了一把老式的大铜锁。

在那知识贫乏与书籍缺少的年代，王先生的书籍成了我的精神食粮，让我在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如饮甘露，如食仙丹。

记得一个周末，因为天降大雪，家在农村的人都不能回去（那时周末大家都各自回老家过）。我和王先生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。

王先生说：“饿了吧？我给你露一



▲1989年的一期《桑泉》杂志书影（资料图）

手。”

没等我说话，他就往铁炉子下扔了两个馍，接着说：“再给咱炒个菜！”说着便麻利地将豆腐干切成小块，然后倒点辣子酱，待油热后放入翻炒。少顷后他尝了尝，连声说“美太，美太”，便盛出满满一碗，又从铁炉子下取出烤得黄亮黄亮的馍，说：“吃吧、吃吧，美太哩！”我这个疏懒之人，从没下过厨，心里却觉得好笑，世上还有这样的做饭法。然而，当我用筷子夹了一点菜入口，顿觉辣中生香，津液绕口，好吃得很。

这时门被突然推开，文化局的建平同志和文化馆的启春同志进来了，看见我在吃饭，就说：“美太太吧！”

王先生说：“今天可没有你俩的份，闻到香味嘴馋了吧！”

他俩说：“今天不吃饭，今天要看柳条箱。”

王先生说：“那不行，不行——”

柳条箱是王先生前清进士的爷爷传下来的，据说里面装的全是古籍，我也一直惦记着要探个究竟。

王先生知道我的心思，他说：“你不用着急，读书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要多看文学名著，即使读得不少，还要消化。当务之急还要读懂中国历史，一部好的历史书籍，不仅有史料价值，还有史鉴价值，它能提供历史记载，更能启迪历史智慧。我这里有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中国古代史讲义》，你要把这些书读懂读透，还得几年功夫，柳条箱里的书我会让你看的……”

时光荏苒，春夏秋冬过了几个，我知道爱书如命的王先生，从来不把书

外借，但对我例外，人就是这么奇怪。

一年腊月三十，天非常冷。王先生骑车数十里回老家过年，放下年货，感觉很困，就躺到热炕头上，可能是之前过度劳累，忽然觉得头疼，忙喊老伴给他揉一揉，不幸的事发生了——

王先生因脑溢血去世。

那时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大家都回农村老家过年，知道消息时已是过完年上班了。大家都在议论他，感到遗憾。我心里犹如刀割，难受极了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……

王先生，咱们之间还有一个承诺没有兑现，那个柳条箱我还没有看呢。我猜想这些线装古书籍里，一定有价值不菲的孤本善本，要不为啥总加一把大锁。我好几次提出想看看，你却总是笑笑，说到时候会让我看的。

一次你到我家，刚好我装了个14寸彩电，你笑道：“高级，高级！”我说：“换你的柳条箱行吗！”“不行，那不行！”你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王先生，同行都说你是因劳累去世的。是的，你写作40多年，编写出版了《河东乡情拾遗》《晋南风俗与方言》《河东民间故事》《随生小戏汇编》，年近花甲还在文化战线上勤奋工作。你临走之前，案头上18万字的《临猗文化志》已编完定稿，30余万字的《临猗歌谣谚语集》也近扫尾……

王先生，我还想再吃一顿你做的饭，辣炒豆腐干美太太……

还想再听你编一编家乡方言，聪明叫“伶”：这姑娘“伶”得像个空壳；不好叫“马眼”：老丁这人真“马眼”……

还想再听你侃一侃家乡串话，“四中听”：八音匣自鸣钟，媳妇唱戏姑娘哼；“四难听”：洗锅涮碗驴叫唤，琉璃坡拉铁轱……

还想再听你唱一唱家乡民歌：

“龙凤成对花伴草，

爹爹嫌我把哥找，

低头扫几眼呀！

哥哥——

不敢把话聊。

桃花红来李花白，

夜夜梦见哥哥来。

醒来一场空呀！

哥哥——

叫我空个怀。”

……

王先生是1992年除夕走的。一晃，已经整整30年了。

回忆杀！

文化动态

《九色鹿》《西游记》等焕新上线

□卫中

去年10月，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发布“经典中视频4K修复计划”，宣布未来一年将修复100部经典动画。近日，双方宣布这一计划已经完成，该系列动画已上线西瓜视频和鲜时光TV，用户可免费观看。

“4K修复不只是提升了清晰度”，西瓜视频相关负责人表示，“让经典焕发新生机，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，才是修复的意义所在。”

从西瓜视频App中查看修复片单可发现，这些动画创作时间从1955年到2011年，类型涵盖水墨片、剪纸片、木偶片和动画片。20世纪20年代，以万氏兄弟为代表的动画艺术家创作了中国早期动画片。此后的80多年，中国动画逐渐成熟，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，被誉为独树一帜的“中国学派”——运用中国传统美术，如剪纸、木偶等民间工艺的造型观念、绘画技法创作动画影片。

这些经典动画凝聚了老一辈动画人的匠心与智慧，凝结了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力量。但受到拍摄条件和胶片保存、使用过程中的损伤等因素影响，其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画质问题，包括清晰度低、流畅度低、色彩失真、有瑕疵，难以满足人们如今的观影体验。如何将由于各种原因面临濒危境地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，4K修复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途径。

近些年，通过深度学习AI技术，大幅提升老片修复的质量和效率成为可能。火山引擎多媒体实验室介绍，本次百部经典动画的修复中，使用了超分辨率、智能插帧、色彩增强等技术手段，提高老片的分辨率和流畅度，并辅以人工修复，最终让老影片焕发新生，再次重温可以感受到场景、人物的细节变化。

尽管有AI技术，修复经典老片仍是一项繁重且艰难的任务，最大的难题是保留艺术风格和美感。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，取材于画家齐白石创作的鱼虾等形象，距今已62年。修复团队介绍，“水墨片需要保持朦胧的艺术感，在修复过程中，我们反复测试调优算法，去掉一些对水墨特效有负向处理效果的模块，并与片方艺术老师紧密沟通，确保真实呈现艺术效果”。4K修复后，观众在画面中能感受到水墨的韵律与美感。

近几年，国内多家视频平台和专业人员发起修复行动，让技术在传承影视艺术中充分发挥价值。“我们欣喜地发现，看着这些经典动画长大的一代人，如今正陪伴他们的孩子重温4K修复后的版本，并有了新的感受和认知。”西瓜视频负责人表示。

（《文汇报》）



去修复前后对比
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《小蝌蚪找妈妈》

有料爆

《长津湖》斩获“最佳故事片”

于冬：我们在寒冬中打了个翻身仗

□梁燕芬

第35届金鸡奖颁奖典礼12日在厦门举行，获八项提名的电影《长津湖》最终斩获“最佳故事片”“最佳导演”两项大奖。该片总制片人于冬表示，在影视的寒冬中，《长津湖》打了个翻身仗。

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联合执导的《长津湖》获最佳故事片、最佳编剧、最

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等8项提名，最终，除了将“最佳故事片”收入囊中，当天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也获最佳导演奖。总制片人于冬亦表示，《长津湖》拍摄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：“感谢所有观众的合力托举，创造了影史的新纪录。中国电影从来没有‘躺平’过。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，我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！”

《长津湖》荣获大奖的当天，记录

《长津湖》幕后的纪录片《个十百千万》于厦门举办了首场放映。主演吴京表示，纪录片《个十百千万》勾起自己很多回忆，“想起了七连的兄弟们，还有剧组里上万个工作人员，是所有人成就了这部电影”。另一主演朱亚文解读了纪录片片名背后的深意：“‘个十百千万’是连点成线，连线成面，是每个人微小的努力汇聚成中国电影的今天，并且一起开创明天！”（《新快报》）